

三
異
筆
談
全

許仲元著

進步書
局校印

清許仲元著

三異筆譚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序

道光丁亥余罷官羈棲武林柳泉太守郡齋客來閒話苦氣弱不能劇談乃以筆代舌自夏徂秋積成卷帙熙朝掌故則詢之柳泉往代軼聞則証之子壽正淮雨別風之外以及弄麀伏獵之說則閑弄世講之惠我尤勤焉輒題數語名之曰三異筆談一集歸里後如有續纂當再募貲刊之七十三翁許仲元識

三異筆談提要

此為許仲元先生所著先生本雲間產罷
官後羈棲武林從事著述成三異筆談一
書於熙朝掌故曠代軼事罔不搜羅備載
而考訛正偽時時借助他山尤見前輩矜
慎之深意益見閱而增智識手此一編不
無小補焉

三異筆談目錄

雲間許仲元小歐甫著

卷一

茸城王氏

張尚書前生

錢中翰前生

錢月江學士

兩世人

沈丹彩

葉忠節公

痴和尚

竹林七賢

胡道人

朱太守得官得孫

朱總憲際遇

董大宗伯

米喬林

蠡子數

醉死

沈轉運

盜名出入有冥報

張長生

吳婢念舊

卷二

飛雲洞

苗俗

陳湧金案

健為寃婦

咒水

孫補山軼事

百菊溪軼事

炎涼異態

楊花救主

滴血

塑匠

滇醫

王二先生

朱秋芳

苗匪教匪啓釁

柳役

寶石翡翠文石

鴉片

滇省命案

萬氏升沈

姚西垣聽訟

卷三

西洋巧器

百風子

草衣道人

濮童

周厚基

五星

豪博

捐金獲報

袁二如吏才

姚一如強韜

姚秋坪守城

梁山舟錢癖

鄂尚書

死後為神

平陽案

袁痴

訟師

科場奇遇

死有定數

布利

卷四

靳言冥責

董傳策

鬪力鬪智

拳勇

圓光

沈師樓上怪

杜張兩家怪

葉參戎

丐竊有癖

真人府法官

高氏奢華

冥獄果報

徐氏盛衰

秦景明

王協衷

偽藥致誤

健啖

夙慧

善飲

陳眉公

三異筆談卷一

雲間許仲元小歐甫著

茸城王氏

茸城閼閼以王氏為冠。王氏有二郡人。以里第分。呼曰東王西王。西王前明時已簪纓相繼。東王則於勝國並無科第。科第自農山侍御始。武英總憲司農兄弟皆侍御子也。侍御少孤。寄鞠於叔處。弱冠補諸生。寄於學宮。數里有村翁姚姓。延之課子。暑月黎明赴館。翁方登樓觀稼。隱約間有雙燈前導而來者。訝而跡之。稍近則燈隱而塾師至。晚復覘焉。才越一阡。月影昏黃中。復有雙燈前引矣。意其必貴。家有及笄女。遣人與其叔議婚。叔以貧辭。強而後可。遂贅焉。逾數年翁歿。姻婭中頗有加白眼者。姚夫人謂侍御曰。婿本贅也。翁亡何贅。盍歸乎。侍御憮然曰。我乃無家。夫人曰。未婚時豈露處耶。曰寄齋夫舍。曰何不即與齋夫商之。乃賃一廡棲焉。未幾遭鼎革。叔本鄉居。挈家來城。覓避亂所。議於僧寮。暫託公挈二子先往。司農方在妊。倉皇中胎震欲墮。適土寇又至。急避人家竹園中。倚竹坐地。朦朧見一白衣老嫗為之扶掖。礪甲斷臍。裂裳作褥。料理甫畢。而侍御尋蹤已至。舉兒付之。乃告其叔。覓人昇產婦至寓。一家團聚。招呼老嫗。則已不見。數月後。皇朝定鼎。又踰年。歲丁亥。叔謂侍御曰。頻

年離鄉舉業已荒不得不作揣摩計。明年可謝遣問字者。我雖貧助汝脫粟十石。夫婦諸兒尚可。不餒夫人。應曰。甚荷。鹽鹽膏火。婦以十指襄之。若來秋復落。亦無顏見叔矣。初侍御邂逅一僧。諦視曰。君大貴人也。若為髮所壓。能從我游。劉秉忠不足數也。笑而置之。至是僧又來。笑且詫曰。我言應矣。更審度久之。曰。君當一品。而又似不真。其故何也。時瑁湖方八歲。捧茶出飲客。僧驚起曰。是矣。此真一品。君乃封爵薛殿五歲。匍匐闕門曰。此亦一品。稍遜乃兄。橫雲在抱。亦攜以出。曰。又一品也。位亞於兄。而貴乃先於兄。後一一脗合。而所遇白衣老嫗者。遍訪不得。惟於神龕傍。供一粟主。即題曰。白衣老嫗之位。至今司農諸裔歲時享之不衰。

張尚書前生

輪迴之說。說部記載頗多。以余所聞。若張尚書之為斷臂和尚。錢中翰之為天童寺僧。尤覺其信而可徵也。斷臂和尚。不知所從來。以鈍根求悟。效二祖所為。尚書祖母錢太夫人重之。供養朱家閣。指松庵中。時太翁農部家居。宅在秀野橋西。母王恭人方姓。將就蓐。農部飭家人呼乳醫。恒擾徹夜於廳事。隱几假寐。曙色朦朧間。恍惚見僧入。即呼之曰。和尚。且上高閣小坐。家有急事。不能偷閒共話也。僧不答。徑入驚而醒。聞有關於門者。則舟子與閹者爭鬧云。斷臂僧不來。何得索夜航錢。舟子云。明明宿我後艙。辨色即起。其傘尚在方爭證問。而庵

中人來報僧於夜半圓寂矣。遽返中堂。婢已報夫人舉雄。乃鑒然知宿德再來也。穎慧絕人。五歲時。農部以其多言。名之曰默。一日。聞客呼少馬字者。問其義。客曰。伯名集。析其字。成佳成木。尚書即譁曰。我必更名。否則異時必字我黑犬耳。乃易之曰照。即以得天字焉。十四入泮。十七鄉舉。十八捷南宮。選庶常時。未奉 欽點。尚書仰奏云。臣張照年幼。未嫻吏治。懇恩教習。願盡中秘書。帶領官掖之不起。 聖祖顧左右曰。小蠻童。乃頗有膽。笑而領之。散館後。以檢討供奉。 內廷者十八年。 世宗即位後。偶問張文和。廷臣中有通禪悅者否。對曰。族姪照。曾閱內典。因 召對。即問曰。視朕何人。對曰。是佛。汝自視何人。對曰。乾屎橛。言下大契。即得放缺。十餘年。位至卿貳。未必非當年龍華一會中香火因緣也。所著天瓶詩二卷。多採擇典題。多用字如生老病死。衣衾棺槨。及夢幻泡影。露電等。不離梵筴。讀者笑此真伽陵集也。後扈從山莊墜馬。仍折右臂。得蒙古醫療之而痊。又三年。丁艱歸。卒於道。余謂和尚誤矣。此福緣亦孽果也。不如天童僧之能來去自如矣。余又見一卷書。杜陵苦熱詩。大醉後伏地。作者墨濡淋漓。後題款云。得地居士。為稷堂先生備端陽貢。收入 內庭。

錢中翰前生

前明錢少馬士貴。五十無子。祈嗣天童。住山長老。耆宿也。為入定。覘之。則曰。錢宰官有家無

子有子無家言下有省乃歸而施捨蓄資四十萬三年而罄復往四明住僧僧曰可矣乃設齋飯僧堂頭曉衆曰今有錢宰官無子祈嗣大衆誰願往衆皆愕眙惟擔飯僧向錢一笑堂頭曰汝亦可乃下座送錢出而擔飯僧即於燒火櫬上坐逝矣歸而生中翰芳標肩有肉駢起與擔飯僧絕肖初名鼎瑞字寶汾更名後乃字徐齡以康熙丙午孝廉官中翰詩號金門詞名相瑟多工豔體絕無蔬筍氣語奏銷獄起鐫秩家居性好奕方與客對設楸枰忽聞持信入曰天童山寄來拆視乃空緘也恍然大悟即作偈曰求從天童來去向天童去笑指天童山白雲最深處遂示微疾數日而逝其孫長澤舉入第二品余見時已八十餘述之甚悉

錢月江學士

國初十郡大社以宋既庭尤西堂諸君執牛耳華亭錢學士金甫與焉金甫字月江人頗伉爽會行觴於千人石有中翰邵君延齡卒然問月江曰松有錢芳標豈君族耶月江對曰無服族叔邵君即曰此乃非人前欲補我缺再三挽我許金五百我昨往索轉令閹人飾詞拒我蓋國初銓政尚沿明例科中需次若今之候廩截缺可上下其手也因大詬月江時亦被酒攘臂而起曰不知我叔而詈之是詈叔也已不可知我叔而詈之即詈我也烏乎可勢將用武幸十郡士交為之解乃罷去未幾有宏詞之舉月江被徵而舉主則殊未謀面促迫

就道至都進謁脩師生禮諦視其人似曾相識握手問曰君知僕相攀之意乎對曰必有行
卷流傳謬塵青目曰非也曰然則知交揚詡乎曰亦非也君之得舉以老孝得之僕即千人
石上作雞肋者國策云昔為人妻則不欲其言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言人也君為族叔幾
不反兵茲幸結衣簪緣庶友朋之譽僕者寡耳時徵車未齊許以庠生入北闈舉秋試明年
南宮復第殿試二甲選庶常宏詞榜發復列上卷免其散館即授編修居官不改儒素足
不登要人之堂與竹垞最莫逆朱歸後亦引退有老友劉君最狎劉君業醫月江病藥之竟
卒劉君大恨錄其方置書中以志戒不復為人治病後妻方妊夢月江來而生因名曰夢金
字曰甫來與月江生平性情言語無一不肖月江素工奕夢金四五歲時立足踏上觀父與
客奕指點勝負不爽圭撮品入第二後父病倉卒間叩父何方可服指書中方遂用之既服
乃大驚曰孽矣此即月江所誤也翌日而歿竊嘆密友關切而粗工自用即以函莽報之好
談岐黃者尚慎旃哉

兩世人

外祖蔡芳沚府君其大母張為少司馬姊故與百庚觀察為中表昆弟家居秀野橋之北曰
安素堂東偏石榴一本旁植檉柳兩枝意取蕭梁五仄句義也年四十五時夏午攤飯偃卧

竹榻恍惚見二青衣出樹間曰宮中奉詔時觀察未冠家事昕夕共商也強起行覺足下如踐氈絮目中眊眊不見一物謂二僕曰此何地僕應曰是名黑海毋怖憑肩而步可也乃掖之趨府君意怪之曰此必夢也幼習陀羅尼咒每遇噩夢誦一過輒醒此獨不驗約數刻始覺足履地上開目見身立庭中面南室三楹東一室壁間作花瓶式中綠紗窗六扇牀上坐一少婦窗前倚上一中年媼襲夾紗疊菊衣旁婢媼數人週遮侍一媼失聲曰殤矣繼又曰惜哉男也似聞少婦啜泣聲中年者慰藉聲青年拍肩曰可歸矣倏忽覺身卧榻上大以爲異即詳記之占夢書後後五年觀察就婚曲阜公府館之氣室即之駭然如重入夢境也緣婚禮未行秘之但問曰此間壁上舊非花瓶式乎何爲改作應曰恐妨迎花燭者故易雙扉耳既彌月將同歸欲釋此疑即以所記示觀察觀察訪之孔恭人恭人詢之母陳太夫人夫人曰信也異哉五年前從子館選迎婦入都水道迂滯已屆彌月子得耗乃遣力迎之來假館於此生子而殤其月日皆符牒中年媼即太夫人貌癯而莊幼婦爲陳庶常妻豐下頗福澤與所記一一合觀察誑曰君若不殤則中表依然而兄弟易位矣黃松石經時同行曰吾聞之梵筴此借生魂入舍也何以必借之故殊不可解然生魂則信有之即觀察世澤堂中常延高僧餞口施食後誦六字真言遺一鬼獨不去主壇令家中男女有睡者悉喚醒一與

夫方酣睡廡下。蹴之起而鬼去。拭目曰。主人賜饋甚甘美。何事促我歸也。後外祖年八十餘。常曰。余兩世人。其多壽固宜。

沈丹彩

六壬之術。託始黃帝。然總以管邵為宗學者。如牛毛。大都皮傳。能窺其奧。實有前知之哲。余所見者。以沈丹彩鳳輝為最。沈嘉定人。遷崑山陸家浜。少孤露。育於其祖。祖有姊壻唐翁。精壬學。唐翁無子。授以書。上有題詞云。元女之遺。授諸管邵。玉帳中黃。尤窺秘奧。會逢其適。盡忠報効。舍之則藏。枕中鴻寶。驚及借人。皆為不孝。且曰。此道中絕四十年。汝子合天。有遺腹孫。目重瞳者。應傳此術。後丹彩生。果重瞳。穎慧過人。於易尤為別悟。余晤於古與草堂。借通志堂經解與閱。大半俱曾流覽。於易尤邃。每舉一部。即能言其綱目。且備言優劣大旨。以易乃卜筮之書。非可空談心性。於王程諸說。均有微詞。最服膺者。則黃石齋之易象正。及倪鴻寶之兒易各部。其所宗尚可知矣。在松時。有西山林塘曹姓祖塋。忽生一木。甲桃則乙李。子瓜而丑豆。變易不常。有頑童採其實。食之而斃。因羣呼為毒樹。以沈公多識。詢之。即為占之。斷曰。此樹出海外。有海鳥銜其子。飛倦墜此。合於申年申月申日申時。應遭雷火。眾以為誕。丙申七月。果為雷擊。因勞其木示沈。類楊而頗香。余尚見之。又余婦之姑丈楊。延沈占病。適

其家扶此此上忽書曰沈丹彩已泊河干可延入此啓門則已上岸矣告之沈愕然進為作禮此即書曰汝知無子之故乎皆習數之累若能戒之可得一子從此不肯為人作課一日五更有叩門者甚急延之則嘉定尹握手跪地曰予有急非君不能解詢其詳則劫盜二人越獄也曰予已遊幹役四十名八繫船四隻分四路追捕惟君所指沈筮之曰毋虞但派船兩隻向直北二十里外轉而東有杜廟廟之外有樹樹有鵲巢盜寢其內睡正酣縛之易易耳方為設食炊未就已羶然魚貫而來矣此後有乞筮即引此二事拒之曰盜固應死然伯仁由我未必非予子之緣此五歲兒勿作孤注矣余欲學之為言子未精西法太陽過宮尚難算準何從定將乎乃廢然罷

葉忠節公

葉忠節余外母祖也父中丞公有聲明史有傳六七歲時塾師督之仿字暑書倦而隱几師呼之醒告曰夢一人口授余詩令錄之行間今固在師視其詩云君是王魁三世身桂英仍著石榴裙一枝遥寄湘江水平幅平裁楚岫雲弔古有情憐賈誼請纓無路歎終軍忘其第七句末云莫負香羅帕上人後於順治丁酉登秋試萬金記獄起同年中名士如吳漢槎陸子元皆戰慄不能終卷公與張相國葉學士吳詹事等從容揮灑而出辛丑捷南宮越數年

大參楚省時。三藩底定。裁兵令下。公以糧道署藩篆。議奏明緩辦。三年中有缺無補。可不動聲色而汰矣。巡撫某不從。遂劫餉而畔。以夏包子為首。夜戕巡撫於署。公聞變。遣長子某護太夫人從水門出。朝衣冠坐廳事。拔劍自刎。僮奴或泣而掣其肘。公叱之。謂網紀僕某曰。汝助我諭諸僕。勿作細人姑息。致誤乃公事。某乃助之斷喉。血淋漓遍身。目猶瞠視也。洞開重門。賊入見之。皆泣曰。恩主何至如此。羅拜而散。僕某走告太夫人。欲從死。太夫人曰。不可。汝大。有事在。以遺疏授之。令入京師。上聞震悼。贈工部侍郎。諡忠節。翠輦南巡。召見太夫人。賜長子某一品蔭。選沂州刺史。旋改陞府。即以某為郡守。再巡。又賜次子芳員外郎。即妻之外祖也。三巡復。問奏云。第三子已前卒。止有孫鳳毛在。復賜中書。太夫人深嘉其僕。以為能成主忠。遂以為族孫。削主僕籍。初公有妾某。小忤。指斥之。妾憤自縊。應童時夢中詩讖。至正命時。妾亦見。公叱之。拜曰。君今歸冥婢。又當復侍巾櫛耳。此與說部中張睢陽妾事相類。第以索命而適得全忠。非怨耦而嘉耦也。此僕此妾。均可附公不朽矣。

痴和尚

痴和尚不知所來。或云沈姓。或云孫姓。冬夏一衲。與人言。無莊語。間且謾罵。然事後多奇驗。不飲酒。惟好食肉。無多寡。皆盡。張大木先生耽禪悅。多方外交。樂與晉接。時聖祖春秋高。